

增强展览的可及性

——故宫两个展览引发的思考

窦文龙

近日，“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众生百态——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三期)”分别在故宫博物院午门与文华殿展厅对公众展出。两个展览在展陈设计及文物阐释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有效提升了观众的观展体验，也使得展览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更易被大众所理解。

易阅读的说明牌

一是高低两处说明牌，照顾不同身高人群。有观众表示，高度只有80厘米至100厘米的说明文字需要长期保持弯腰姿势观看，这对于老年人来说难以承受。“照见天地心”展览中部分展柜采用了两处说明文字的设计：文物正前方的纸质说明牌位置较低，照顾青少年观众视线；展柜玻璃外侧右上角粘贴透明展签，在照顾成年人视线的同时不干扰文物观赏。

二是三级文本设计，搭建已知与未知的桥梁。文物说明牌通常是两级文字，即基本信息(名称、年代、出土地点、材质等)和文物详细介绍。“照见天地心”展览中，每件古籍展品的说明牌上都增加了古籍中名句作为第三级文字。在增强阅读焦点与兴趣的同时，帮助观者建立由已知到未知的链接，有力促进了认知与记忆的发生。

三是增加篆刻类文物的细节展示。在印章文物的展示上，除镜面展现底部雕刻外，还在说明牌上增加了印文及图章表面雕刻的拓片，增强观众对文物篆刻艺术的全面把握。

讲故事的背景墙

经过学术研究，文物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得以揭示。但在展览空间中，文物的阐释常因说明牌文字或展示空间原因受到限制，难以得到全面的展现。在“众生百态”展厅中，策展团队将南宋李嵩的《货郎图》卷这件珍贵文物放大喷绘作为展墙，通过对画面不同局部进行打光与文字投影，观众得以聚焦画面中的各处细节，依次闪现的文本将文物所蕴含的文学、民俗、宗教等多元信息揭示出来。此种展示方式也有效避免了大幅数字互动屏幕对展厅其他文物产生的光源干扰问题。

轻盈的展柜陈列

博物馆展厅中展柜的惯用形式是长达数米、“顶天立地”的长方体空间，将多件组文物与外界隔绝开来。当观众想近距离观看文物时，常因忽视低反射玻璃的存在而磕到头部。“照见天地心”展览中，展厅中央展区设计了许多独立的小型展柜，将单件套文物进行分列展示，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此外，有别于棱角分明的方形，圆柱形展柜中的陶瓷酒杯在曲型展台上罗列陈放，增添了灵动与轻盈的展示效果，更好营造曲水流觞的文人意境。

展厅玻璃展柜上常出现的观众“手印”，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博物馆礼仪的青少年观众对于展品的指向造成，另一方面也源于观众逛展产生体力耗竭等“博物馆疲劳”症状时下意识的身体支撑行为。“照见天地心”展览中设计了伸出玻璃展柜之外的“边框”部分，供观众支撑与倚靠，增加了欣赏文物的时长与舒适度。

语音导览与云端外延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人工导览因易导致观众聚集暂缓，展览的语音导览显得更为重要。故宫两个展览的语音导览均依托微信平台的“云观博”小程序，扫码付费10元即可收听。小程序上的语音采取连续播放形式，从展览单元框架文字到每件展品介绍，全程语音时长达2小时，满足观众深度了解文物的需求。与需要频繁打开微信、逐件扫码的导览形式相比，小程序连续播放并不影响手机前台软件使用，而观众可以略过阅读说明牌的行为，跟随音频仔细端详文物，使观展体验更加连贯与自由。

不能前往现场的观众也可通过“故宫展览”APP实现云游展览。“照见天地心”展览页面分为简介、信息、展品、全景四个部分。不仅有常规意义上“云展览”的标配——展览实景360°扫描，观众还可以浏览展览中全部文物的高清大图及各单元文物的精讲短视频。由此，云展览从实体展览空间的简单复刻转化为文物相关数字资源的云端聚合，对实体展览起到了很好地补充与扩展作用。

更多元的阐释媒介

博物馆展览的本质是知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受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制约。因此，拓展展览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增强展览影响力与效能的重要手段。“照见天地心”展览在语音导览、云展览及图录以外，还以《紫禁城》杂志专刊、《三联生活周刊》专刊及《因为书房》纪录片等多种媒体形态，将展出文物及背后的策展故事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由浅入深地进行解读与呈现，极大拓宽了展览信息的传播范围，使其覆盖更广阔的人群。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媒介将展览主题的阐释者由策展人扩展到专家学者、当代艺术家、记者等更为多元的人群，为展览与文物阐释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为大众更好地理解文物的多重意涵提供更多可能。

虚实结合的空间塑造

“香雪”是养性殿西暖阁的一间书房，由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营造，以白石依墙堆砌出山景，表达了“仰观香雪海，坐觉太虚宽”的精神意趣。展览第三单元入口，以还原“香雪”书房意境设计的沉浸式体验展示，成为公众了解紫禁城原状空间的新方式。雪花以投影形式打在寿山石立体模型之上，而雪景竹林掩映在实体花窗之后。雪花、雪景的“虚”与寿山石、花窗的“实”有机结合，以裸眼3D形式动态还原出“香雪”的三维空间。与四面垂直、空空如也的墙壁投影相比，在不规则立面上的投影及与实体建筑装置相结合的媒体展示更能营造出生动、真实的氛围环境。

2022年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国际博物馆大会通过新的“博物馆定义”，新定义指出博物馆应具有可及性(accessible)和包容性(inclusive)。值得注意的是，单词“accessible”在牛津词典具有三重意涵，包括可到达的、可进入的、可使用的、可见到的；容易理解的、易懂的；易接近的、易相处的。按定义所示，未来博物馆的展览在设计上应进一步增强受众意识，不仅以审美为准则进行展柜与说明牌设计，更应考虑观者的观看与认知体验。通过更友好的展柜设计、更易阅读的说明文字撰写、更多元的阐释主体与媒介、更丰富的云端数字资源，不断强化展览的可接近性、可理解性、可使用性，提升文化资源共享中的温度，增强观众的体验感与获得感。

晋侯鸟尊特展诞生记

陈汾霞

2022年11月18日，“且听凤鸣——晋侯鸟尊的前世今生”特展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开展。自2021年10月12日项目组赴北京调研、筛选展品，历时一年有余，展览终于完成筹备，迎接公众检阅。笔者作为展览整个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将展览背后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选鸟尊

自建院以来，山西博物院围绕一件展品策划的展览并不多。此次是继2017年唐代邓峪石塔回归特展以来，山西博物院第二次举办此类展览，也是山西青铜博物馆开馆以来首次围绕单件文物举办的特展。那么，为什么选择举办鸟尊特展呢？

首先，对于公众来说，鸟尊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国宝。鸟尊造型独特、纹饰华美，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是中国青铜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是拥有50余万件文物藏品的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据专家考证，鸟尊的主人是第一代晋侯燮父，它代表了晋文化的源头，也成了这片简称为“晋”的土地的文化名片。东周时期，地处中国北方的晋文化与南方的楚文化分别代表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大区域文化，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讲，鸟尊不仅代表了800年晋及三晋历史的源头，也象征着黄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它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和熟知。

其次，对于策展者而言，鸟尊是一件饱含着丰满故事的藏品。当出土鸟尊的晋侯墓地114号墓的主人被专家解读为第一代晋侯燮父，这件文物就与史籍中的桐叶封弟、叔虞封唐、唐迁于晋、晋献嘉禾等晋国历史事件建立了联系，就不再是矗立在时光深处的孤独个体，而是“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处一个闪光的晋文化原点。此外，鸟尊曾经历了一场文博工作者和盗墓者的斗争得以幸存，公开展出之后一直争议不断，历时19年曲沃、北京、上海、太原的内地文博人连续接力，最终迎来了其完美合璧。它历经沧桑，它“前世”和“今生”的故事共同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国宝传奇。鸟尊身上，承载了文博人的故事，承载了山西的故事，也承载了中国的故事。

最后，鸟尊是一件包含着太多人特殊情感的文物。笔者在山西博物院工作的17个年头里，如果说有哪件文物对我意义非凡，那只能是鸟尊。在宣传岗位的十余年间，笔者曾数次带着媒体采访、拍摄鸟尊，自己也写过很多与之相关的文字。作为晋文化的一件重量级文物，二十多年来文博工作者围绕它开展的研究、保护、展示、利用、宣传工作从未停止。筹备鸟尊特

展期间，笔者和同事们又发现了不少关于鸟尊的新资料、新故事。这件职业生涯中幸逢的珍宝，总能带来新的惊喜，也希望通过展览的形式，把所知所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山西博物院每一位同事的心里，鸟尊都不只是一件普通藏品，而更像一个精神图腾。

为什么是当下 为什么是这种形式

策划一个以鸟尊为主题的展览并不是第一次被提上日程，之前也曾做过不少前期准备工作。2022年，恰逢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这一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当鸟尊这样一件文物重器要展示给观众的时候，相信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里，这应该是一个恢宏大气、庄严肃穆的主题。在项目筹备过程中，很多人都建议展览应该彰显出三晋文明的厚度，追求震撼视听的展陈效果。从策展实践来说，山西博物院多年来一直坚持秉承服务最广大社会公众的原则，不设置特定的目标观众群体，而此次展览设计，却希望可以有所创新和突破。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引发的社会反响也比较强烈。当国家努力把孩子们从过重的学业和校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项目组的同事们经过多轮讨论，最终决定将展览主要目标观众定为三至九年级学生，同时扩展至16—30岁年轻群体。山西博物院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展览探索博物馆为青少年提供针对性文化服务的途径。

展览项目组的主创成员大都集中在学术研究部，多位同事都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本着想给所有孩子一次完美的展览体验的出发点，展览构思和方案日趋丰满。

走进“且听凤鸣——晋侯鸟尊的前世今生”展厅，你会发现，展览从内容到形式可能都不同于以往，展览更强调故事性，更注重观众的参与感，更希望听到观众的声音和表达。

呈现一个怎样的展览给公众

作为一个围绕鸟尊举办的展览，要给大众讲述一个怎样的文物故事呢？

首先，以鸟尊为中心讲好一个国宝传奇故事。从

千年宋韵 一木了然

——宋式木作文化展策展记

樊孝林 陈刚

近期，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指导，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杭州中国刀剪剑、扇业、伞业博物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支持的“一木了然·宋式木作文化展”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木材、工具、宋代建筑模型、书籍、手绘画、宋式家具等77件/套展品，全景展示宋式木作的精彩。

种下一颗种子

2021年8月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指出，宋韵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标识，要求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弘扬宋韵文化，讲好宋韵故事，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责任和担当。

如何发挥专题馆特色来弘扬宋韵文化?杭州工美选择以宋代建筑作为呈现宋韵的主要形态。宋代是中国古代木作的大发展大转型时期，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形成了重要的“宋式”木作文化。木头及其背后的故事，可以讲述的内容有很多，但如今青少年往往熟悉乐高积木，却鲜少了解榫卯、斗拱等优秀传统工艺。杭州工美选择从建筑角度策划一场宋式木作文化展，希望在年轻人心里种下一颗弘扬传统文化的种子，振兴传统手工艺，坚定文化自信。

敢为无米之炊

说起木头，每个人都熟悉。木充盈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空间，平时交流中常说的搭结构、建框架、打基础、栋梁、关键、门槛、偷梁换柱、入木三分、墙倒屋塌等词语，接触的桌、椅、门、床等，这些都与木有关。《黄帝内经》记载说：“东方，木也，万物之始生也。”从8000年前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木器，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建筑构件，5000年前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等得知，中国人早就与木结下不解之缘。但做一场宋代木作的展览，不禁要自问：什么是木作，木作文化展是一个什么展？

人们把木构建筑加工制作等与木相关的行业统称木作。木作有大、小之分，大木作专指木构架建筑中承重构件的制作、组合和安装，小木作则指木制家具、各类木制器用以及建筑装修装饰等。木作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关系着历史、科技、政治、文化、美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所以，木作文化展定位是科普与文化艺术范畴的展览。

那么，木作文化展展什么?一般来说，展品应该是宋代的木质的相关器物，如木家具、木构件及其他木器。但是，一方面，宋代木构建筑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且体量巨大，几无在展厅展出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杭州工美的自身定位及馆藏资源，没有相关合适展品可供展出。展品组织一时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另外，通过大量阅读有关宋辽金时代的考古报告、

简报以及相关论著，了解到10—13世纪的木质器物存世稀少，且明器家具居多，加之文物保护安全需要，未有适合的宋代木器借展资源。

2022年2月，展品组织迎来了转机。了解到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在保国寺大殿保护研究、传统木构营造技艺传承等方面有许多成果，杭州工美展览项目组邀请专家意见基础上，确定了拟复原的家具清单，并确定了“物美价廉外观形似、使用本地木材、传统榫卯工艺制作”的复原三原则。经过一番努力，赶在开展前把家具复原制作了出来。

家具是木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宋代家具实物存世稀少，杭州工美决定参照宋画复原家具。在征求宋代家具研究专家意见基础上，确定了拟复原的家具清单，并确定了“物美价廉外观形似、使用本地木材、传统榫卯工艺制作”的复原三原则。经过一番努力，赶在开展前把家具复原制作了出来。

解构宋式木作

宋式木作文化展怎么展?即如何确立展览的主题立意、内容架构和叙事逻辑。一切由“宋”字开始。“宋，居也。从宀从木。”“宀”似房子的屋顶，“木”字即木头，又可分为“十”及“人”两部分，“十”犹如房子的梁架，“人”即居住在房子里的人。用木头造房子的过程和结果，即是木作。宋式木作文化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展览围绕“宋”字，以木作文化视角，通过木缘、木构、木器三部分，呈现宋式木作的匠心之作、体悟造物哲学与精神价值。

序厅，木制的“宋”字悬于正中，字形与倒影相映成趣。在入口两侧墙上，悬挂11幅各种宋代木构建筑图样，这些图样与展览主题紧密呼应。同时，入口一整面墙上，摘录古今中外名家关于宋代经济、制度、文化、科技、美学等多角度评论，宋式木作何以发展兴盛，一目了然。

展览第一部分为“木缘”，从材美、器利到制善等方面，讲述宋时木作的常用木材、主要工具及《营造法式》模数制等内容，在浓浓木香的空间，观众可以观木纹、闻木香，多感官感知木材，认识木作工具对于木作发展的推动作用，了解宋代建筑行业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以及“以材为祖”模数制的智慧。展示杉木、杨木、桐木、杏木、楠木、榆木等宋式木作常用木材，按照实际尺寸复原出《营造法式》中的八等材，具体直观。

第二部分为“木构”。柱、梁、斗、拱、昂……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笔笔生动的勾绘，共同展现了木作的诗情画意和灵动艺术。从斗拱运用、结构体系及榫卯技艺等角度，介绍斗拱、构架及榫卯、攒框等营造技艺，并展示宋式七铺作、应县木塔、晋祠圣母殿、初祖庵大殿、德寿宫正殿、保国寺大殿等模型，以及兰若寺宋墓仿木建筑构件、南宋临安城木质引水管、梁思成手绘稿复制品等。采用手绘稿图示、模型标示、影像讲述、多媒体互动游戏等多种方式，便于观众能够直观地了解斗拱、榫卯等构件，领略传统木构营造精妙



“且听凤鸣——晋侯鸟尊的前世今生”特展展厅

1998年晋侯墓地114号墓被盗墓者破坏，到2000年墓葬开始发掘，到装箱到北京大学，再到鸟尊合璧修复，直到今天鸟尊成为山西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这样一个波折的故事，见证了20多年来中国文博事业的飞速发展，也折射出中国文博人守护国宝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不变初心。希望以鸟尊为视角，让更多人可以重新认识中国的考古事业，认识中国的文博人，感受当前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滚滚大潮。

其次，希望通过展览更多了解晋国的历史文化，感受祖先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在展览中，让观众充分感受鸟尊的艺术之美和晋国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更深入地解析鸟尊的历史信息，溯源晋国文化根源，催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

最后，希望这是一个有趣的、能多重参与体验的、充满自由畅想的展览空间。目标观众群体是具备一定认知和理解能力，同时又思维活跃、动手能力与参与能力都比较强的群体，因此展览不是刻板的单向信息输出。在展览设计中，尽可能多地考虑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以及希望获取的知识。展览设计既不能过于低幼和卡通化，又要避免过于高冷严肃；既希望他们能愉快地参与其中，又要确保知识输出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公众的文化需求，于2022年1月和6月，开展了两轮观众问卷调查，了解了观众的兴趣和关注点以及他们期待的展览内容和展示方式。

在展览中，使用了连环画的方式讲述鸟尊的故事，通过提问、思考的方式层层展开内容，也策划了很多活动让观众(尤其是目标群体)来参与，比如卡通形象设计、文创产品设计、摄影作品征集等。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观众可以围绕鸟尊、晋国历史发表各种观点，提出各种疑问，与研究人员进行知识互动，也可以针对一些问题进行自由表达。展览还设计了闯关式的文物拼图、内容拓展、仿制品展示、手绘墙等形式，促进与目标观众之间的互动。

今天，再回头看最终呈现出来的展览，虽有诸多遗憾，但庆幸展览主体上体现了故事性、互动性、开放性和科普性。整个展览中，无论是鸟尊的第一人称自述形式，还是那些如诗的文字，无论是可爱软萌的卡通形象，还是国宝历险记连环画，抑或是那些多变的互动方式，都藏着山西博物院人的深情和创意。

一部晋国史，半部春秋史。晋国霸业的辉煌，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传承，讲好晋国故事。



“一木了然·宋式木作文化展”序厅

技艺。同时，采用“慢直播”方式，打破展厅空间边界，观众可以实时欣赏保国寺大殿千年木构风采。

第三部分为“木器”。随着木构建筑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坐向垂足坐转变，高型家具快速发展起来。宋代是中国古代家具最重要的转型期，高型家具已普及和使用，完成了从低型家具到高型家具的根本性变革。家具是木构建筑的缩影，建筑的结构、工艺都在家具上得以运用。宋代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注重椅桌等组合配置，陈设布局与日常起居相适应。宋式家具注重实用，简约美观，是明式家具之源，在造型、结构、装饰、风格等方面对明式家具影响深远。展览展示复原的学士椅、交椅、圈椅、榻、屏风、画案、琴桌、香几、圆墩等宋式家具，多方面展示宋式木器的匠心和美。

北宋理学家邵雍言曾道：“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取材、择地、营造、起居，人们在木头构建的空间里生产生活。不管是木建筑，还是木家具，都是人与空间的关系。通过宋人生活空间营造布置，沉浸式感受宋代木作之美。

展览特色亮点

此次展览依托宋代建筑史、宋式家具史及宋代考古等研究成果和学术基础，从“宋”字切入，以木作文化为线，串联起建筑与家具，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构建了完整的叙事逻辑。叙事策略多元，展陈形式丰富，用通俗易懂直观的方式展现晦涩难懂、复杂的古代建筑学和家具知识。

木作元素充盈展厅。序厅大大的木质“宋”字，榫卯解构设计的“一木了然”展标，原生态的各种木材，飘满展厅的木香，杉木搭建的装置梁架，耳熟能详的宋构模型，宋画原作的家具，沉浸式宋人家居生活空间……实物、模型、动画、图像、场景等，处处体现木作元素。

“慢直播”打破展厅空间边界。展览打破了展厅的物理空间，尝试采用时下较流行而博物馆展览中使用尚少的“慢直播”方式。展厅里设置三个直播屏，镜头分别对准保国寺的山门、大殿、藻井，通过“慢直播”实时传输保国寺现场画面。通过多元空间、时空联动的讲述，营造身临其境的观展氛围，观众可以更好地欣赏宋代木构的精彩。

博物馆古建筑展览新模式。展览实现古建筑异地展示，从木材、工具、构架等多角度解构展示古建筑。家具是建筑的缩影，二者关系密切。展览贯通建筑与家具叙事线，全方位展示木作文化精彩，为古代建筑文化类展览提供新的模式和参考。

展览参观者还可以体验巧制鲁班锁、拼装宋式四铺作斗拱积木等小游戏，集章、开中水戏AR交互体验等常规体验活动，学术讲座、制作小板凳、保国寺大殿直播讲解、保国寺大殿研学等专场活动。